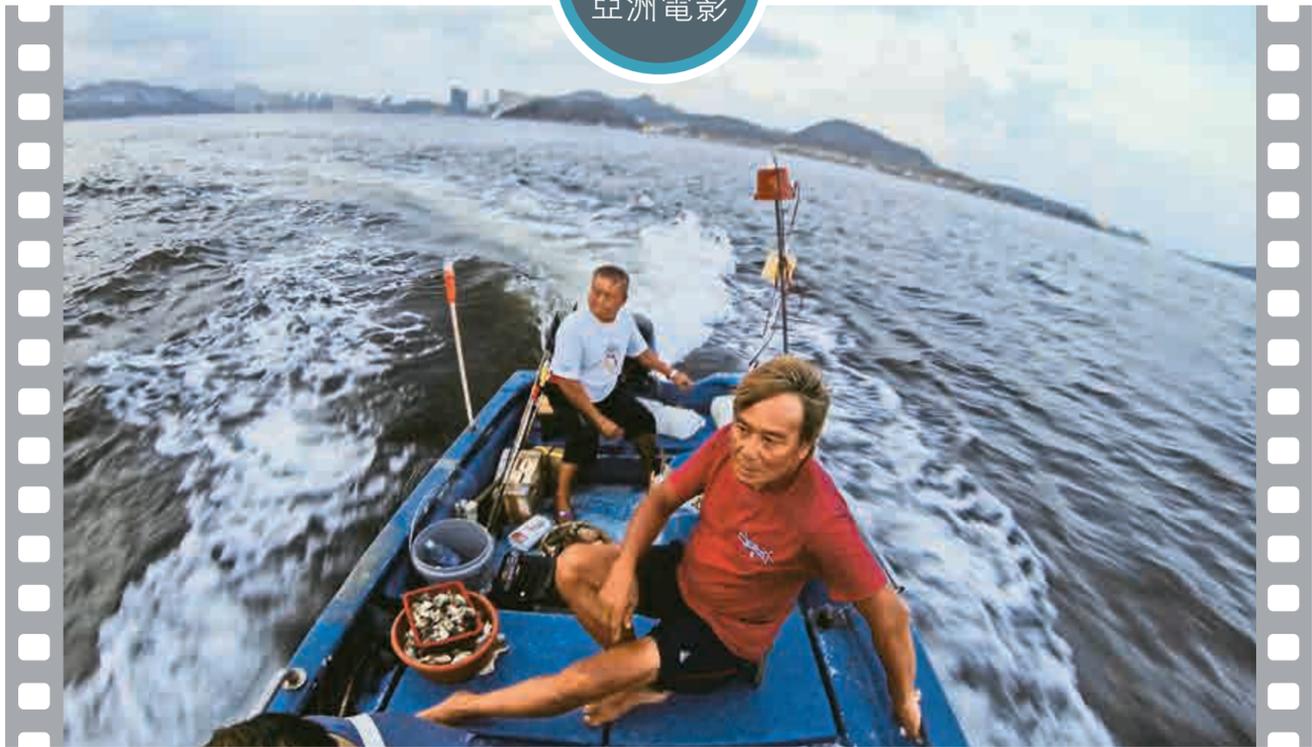


副刊 Asian Film 亞洲電影



獲公開組金獎的《他們的海》講述漁民故事

從IFVA短片賽看影圈新生代

這個星期，香港電影業的成績表開始派發，除了周一舉行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頒獎禮，把早已公布的獎項交到得獎者手中之外，上周六，第21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亦公布了比賽的結果。

文：行光



《飲食法西斯》批判香港人的飲食文化



《When the Sun Goes Down》講述一對舊情人重遇後的糾結



《Playgrounds》獲亞洲新力量組金獎

今年IFVA比賽公開組的金獎得主是黃瑋納的《他們的海》。電影拍一對漁民夫婦阿成與美華，二人由大海到岸上的人生。孩子長大後，兩人對人生各有態度。阿成無視漁業式微，想繼續出海捕魚，而美華則希望家庭安穩，彼此在現實與理想、堅持與妥協之間遊走。

公開組金獎具社會情懷

《他們的海》和去年得到同一獎項的《32+4》有着微妙的異同，同樣是以導演的父母為拍攝對象，片種一部劇情一部紀錄，呈現出來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感覺。《32+4》是猛烈和痛苦的自省，而《他們的海》也是由導演的家庭出發，導演的父母做回自己，作品淡淡的風格卻讓人想到方育平。

至於在視覺上完成度頗高的銀獎作品《飲食法西斯》，則以廚師巫易天一角展示各種奇想的菜式，對香港人的飲食文化以至整個世界觀做出批判。金銀獎的兩部電影都是二〇一四年鮮浪潮影展的得獎作品，其中《他們的海》同樣是鮮浪潮的大獎得主，兩個比賽有着相近賽果的現象，近年少見。以往鮮浪潮作品在IFVA比賽中的表現，往往都顯示出兩批評判的不同口味。

相比起金銀獎兩部作品顯露的社會關懷，兩部獲特別表揚的作品則是南轅北轍。《由百輝（男）到雪綾（女）》是導演跨越性別的自我記錄，題材特別但形式還

是接近這個比賽不時出現的秘密題材紀錄片。而連中文名字都不起的《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》，則以日文的示愛話語來命名這部充滿玩味的遊戲之作。故事講宅男陽介編寫的人工智能女性亞莉絲意外實體化，亞莉絲知道陽介對喜歡的同學美優紀表現懦弱無膽，於是為他訂下作戰計劃。只是陽介意外地令亞莉絲感染了電腦病毒，連日搶救亦無法令亞莉絲復原，他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戀愛大作戰。看上去完全是一個日本故事，戲中人也說着「日語」，畫面上呈現的也是模擬日本的景物，但這原來是一部土生土長的「香港電影」，導演用各種技巧，把香港的環境改造成日本，以非常認真的態度拍出一部遊戲之作。

IFVA比賽曾經是彭浩翔、黃修平等新一代香港電影人展示才華的地方，甚至賈樟柯也在這裏初試啼聲。除了電影人，也有社運人士用影像作品在這個比賽發聲。到底今年這批得獎者，未來會走哪一條路，還很難說。無論如何，他們都還算是年輕的電影人。短片比賽的參加者是年輕人，似乎是本地的常態，但觀乎名為亞洲新力量的海外組作品，在香港以外的地方，拍攝短片的遠遠不只是電影新人。

亞洲新力量組作品成熟

今年亞洲新力量組的得獎作品全部來自西亞和南亞，金獎得主《Playgrounds》講一名印度三輪車司機意外「撿」到一個

街童時的道德抉擇，以及事情背後的城鄉、貧富差距的現象。銀獎作品伊朗的《Unfortunately》則是講家庭中的陰暗面，男子找來妻子的妹妹，告訴她妻子紅杏出牆的事，全片只用幾個鏡頭組成，卻包含強大的張力。而土耳其的《The Translator》觸及了近年熱門的難民話題，十三歲的小難民要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優勢，得到那位大他兩歲的女生的歡心？三部作品都直面當地的社會、性別、宗教、政治等問題，而且明顯地在創作和製作上比起本地作品來得成熟。這些作品也往往有當地電影、電視業的支援，足證短片不止是業餘的玩意。

當然，最令人意外的參賽作品是，在評審推薦環節（即是未能最後入圍）出現的日本片《Good Year》，導演是林海象，由永瀨正敏主演。誰說短片只是拍長片的踏腳石，它完全可以是一種有自己文法的創作形式。

除了以上兩組，今屆IFVA的得獎作品還有青少年組葉沅晴的《夢遙者》（金獎），鄭鈺深、黃煒隆《When the Sun Goes Down》（銀獎）以及三部特別表揚作品：何睿智《天窗》、胡天朗《追俗》、姜城樂《Whiteboard》。

動畫組的得獎作品則有何振宇《觀照》（金獎），林昊德、郭文浩、吳啓忠《長不高的孩子》（銀獎），兩部特別表揚作品為勞傑傑《嗡嗡》和包靖怡《遊目民族》。



《Unfortunately》由幾個鏡頭組成，但滿有張力



《夢遙者》獲青少年組金獎

《萬千星輝綁架案》群星拱照

本周上畫 >>> 林錦波

上週七部新片上畫，終於擺脫了新春檔的陰影，兩部荷里活大製作《倫敦淪陷》（London Has Fallen）和《埃及神戰》（Gods of Egypt），加上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《丹麥女孩》（The Danish Girl），分別登上票房榜前三位，擊敗《美人魚》。今周同樣有七部新片上映。

荷里活大片有《赤誠者·末世醒覺》（The Divergent Series: Allegiant），同系列的第三集，故事承接第二集《判亂者·強權終結》（Insurgent），兩位主角沙蓮活莉（Shailene Woodley）飾演的翠絲（Tris）和迪奧占士（Theo James）飾演的四號，解開部族秘密後，決定走到圍牆背後的芝加哥，令他們要接受一連串更震撼的真相。這個改編自Veronica Roth暢銷科幻小說的系列，《赤誠者》之後，明年將推出第四集《Ascendant》。

玩轉英國大文豪珍奧斯汀（Jane Austen）的名著《傲慢與偏見》（Pride and Prejudice），Seth Grahame-Smith的出位小說改編的《傲慢與屍變》（Pride and Prejudice and Zombies），十九世紀的英國淑女變成打殭屍的女獵人，華麗、

驚嚇和動作集於一身，影片早在上月初已在美國上映，收一千零九十萬美元，成績未算理想；而在台北上映的成績也只有四百一十三萬台幣（約九十七萬港元），且看香港如何。

另一部來頭頗大的電影，高安兄弟（Ethan and Joel Coen）導演的《萬千星輝綁架案》（Hail, Caesar!），一眾紅星參演，佐治古尼（George Clooney）、絲嘉莉祖安遜（Scarlett Johansson）、蒂達史雲頓（Tilda Swinton）、佐斯布連（Josh Brolin）和賴夫費恩斯（Ralph Fiennes）等。故事以上世紀荷里活黃金時代後期的五十年代為背景，大公司重金製作年度巨片，拍攝工作進行中，巨星主角突然被神秘組織綁架，高層一邊要力阻消息外泄，一邊秘密救參。影片上月初在美國上映，收二千九百二十三萬美元，票房理想。

獲奧斯卡三項提名的《布魯克林之戀》（Brooklyn）亦在今周上畫，影片同樣以美國五十年代為背景，講述來自愛爾蘭的少女艾莉絲（Elis）到布魯克林尋找美國夢，面對複雜的大城市，她感到迷失和

思鄉。該片於去年十一月已在美國上映，收三千七百二十一萬美元，頗受歡迎；可是今年一月在台北上映，只收七十九萬台幣（約十八萬港元）。

新晉導演關家偉執導的《iGirl夢情人》，鄭伊健、何浩文和林子聰三兄弟同樣被女友狠飛，三人網購了三名iGirl機械人女友回家，當他們對女機械人有愛的感覺時，三名前度回來KO女機械人。影片賣點是周秀娜飾演的機械人，題材不禁令人想起英國科幻片《智能叛侶》（Ex Machina）和美國片《觸不到的她》（Her）。

此外，兩部日本電影，黑澤清導演的《身後戀事》，深津繪里、淺野忠信和蒼井優主演，死了三年的淺野忠信突然回家，還叫妻子深津繪里跟他去最後一次旅行。佐藤信介導演的《圖書館戰爭：最後任務》，岡田准一和榮倉奈奈主演，承接上集的故事，圖書隊接到新的任務，名為「藝術之祭」的展覽即將舉行，展示世上僅剩一本的珍貴書籍，關東圖書館出動所有隊員來守護。

「說意念」定成敗

光·影·道 >>> 田力

創業、找資金和拍電影等，都例必經過「說意念」（Pitching ideas）的過程。「說意念」這一環決定成敗，「聽意念」一方具生殺之權，他們是投資者、投資者代表、政府或公營機構專家。電影方面的「聽意念」者多為老闆或具經驗的電影人，所以「說意念」一方必須小心行事，減少出錯，否則難以如願。

最近與幾位業界人士面見了一批「說意念」者，發現了一些常見的問題，值得分析一下。

其中一位「說意念」者以僅有的20分鐘時間分析近20年的香港電影大勢，他認為比起上世紀的80年代相差太遠了，完全是乏善可陳。最後他指出自己的電影故事是劃時代性的，他自己的眼界和能力將令電影界人士眼前一亮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一個天才誕生了。我們當然樂於見到天才的誕生，令香港電影業更加蓬勃，但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他的計劃內容，他沒有進一步介紹。最大的失誤是，他嚴厲批評近20年的香港電影，有相當部分是坐在柏的另一面那些「聽意念」者決定拍攝的。他製造了尷尬的場面而不自知，錯在只顧虛張

聲勢而不踏實演繹意念內容。

另一個電影計劃是跟狗有關的故事。有人提出拍攝狗隻並不容易，為何沒有撥調多一點時間和預算在這方面。對方竟說，其實拍攝狗和人一樣，跟他溝通就可以，完全不花時間。電影歷史已有一百年，大家公認「小孩與狗」是要花大量時間拍攝的，這人竟然不以為然，像是另一個天才誕生了。不要說「說意念」，就算是一般的談話或討論，有錯誤必須面對，不應詭辯。一些小失誤是難免，但進行詭辯就大大削弱了投資方的信任，自討苦吃了。

還有一個關於性向的故事。「說意念」者花了大部分時間批評現時港人的「古板」「傳統」性觀念，令「先進」的性觀念被「壓迫」，同樣是費了很多時間說抽象問題。聽者愈聽愈糊塗，覺得對方是患了「被壓迫妄想症」。最後，「說意念」者指故事是真人真事改編的，終於有一點有用的資料了。

這幾個個案的問題都是把「說意念」的時間浪費在無謂的吹噓、控訴和爭拗中。為何會這樣？是一個深層次問題，下回再論。